

地下省委互行動中(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五種

地下省委在行動中

第二部

蘇聯 A. 費道羅夫 著
張 常 人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發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第五種

地下省委在行動中

第 二 部

原 名 The Underground R. C.
 Carries on

原 著 者 A. Fyodorov

譯 者 張 常 人

審 校 者 千 羽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 話 4 6 3 6 4—4 6 3 6 5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 1—5000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目次

第二部 龐大的游擊隊

第一章 戰鬥的前奏……………一

第二章 最初的成功……………九一

第三章 森林中的省委……………一六九

第四章 龐大的游擊隊……………二七一

第五章 聯合部隊……………三六一

譯者後記……………四一三

省支隊駐紮在克霍爾梅區的雷門塔羅夫卡森林裏。我們這一隊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了這裏。現在這裏是我們的根據地，省的中心，我們決定要來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我是一個最快樂的日子。我將永遠忘記不了它。我遇到了邱尼果夫的人們，我的朋友們和戰友們；我親眼看見了省支隊還存在着，還正在行動，而且黨的地下省委的委員們——波布特侖科、卡潑侖諾夫、諾維科夫、雅里蒙科——我認識多年的共產黨內的同志們——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像我一樣曾徒步穿過整個省區的德羅辛寧，也在這裏；但直到稍後我才遇見他。波布特侖科指派他擔任騎兵隊的政治委員，這隊騎兵仍舊在當初省支隊駐紮過的古林諾。

我早已談過，我們這隊人一到便佈置了一次慶祝的早餐，隨後便是一次集會。在集會

以後，我們新來的人們便被理髮師返老還童了。

將近十二點鐘，省委開會了。

我們在一間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一個玻璃窗的寬敞的地下室裏集聚在一起。在中央有一張橡脚埋在泥地裏的桌子。在屋角的一個架子裏，放着一輛腳踏車，它有一條皮帶從後輪帶動一架發電機。同志們幾小時地踏着這輛腳踏車來充蓄無線電機的電池。無線電機的本身是從一架飛機上拆下來的收報機，豎在靠近的一只箱子上面。

地下室的一部分被一塊骯髒的大布幕隔開了，在幕背後可以看見幾張有乾草藁薦的木製寢箱。這是高級人員的「臥室」。在寢箱上面放着棉製的短大衣、馬衣和床毯；甚至還有兩個枕頭。在屋角的一張矮檯上放着一隻水桶。領袖們的畫像裝飾着四壁。

省委委員們穿着棉褲棉襖，像其餘的士兵和指揮員們一樣。祇有少數人穿着革製大衣或皮外套。

我們十二個人圍聚在桌邊。第一個站起來作報告的是波布特命科。可是，他所傳達的，寧可說是一個支隊和省委活動的敘事的陳述，而不是一個報告。

我一面聽他講話，一面就不禁拿今日的波布特命科和我曾在邱尼果夫認識的這個人

之間作了一個比較。他的表情、他的態度和關於他的一切其他情形，現在證明他是一個游擊隊司令員了。他顯然對他的新地位覺得自豪。他的服裝也表現了這種自豪。一件緊束着腰帶的皮短大衣，一條全新的肩章，一頂像夏伯陽的帽子式樣的尖頂皮帽子，在他的腰帶上還有兩支手槍和一顆手榴彈。他的眉毛皺着，他的凝視是堅定的……

我很瞭解尼古拉·尼古蒂區·波布特命科，我相信我發見他這種新的愛好炫示的真正的理由：天性是一個極溫和的人，他顯然害怕人們會很快地看透了他內心的和善而加以利用——因此他努力用面色來表示嚴厲。

然而我必須加說一句，這個人的淳厚與和善是和一種堅強的意志相結合的，而且對於一切違反他作爲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良心的事情，都是絕對不相容的。

尼古拉·尼古蒂區像一個在大會上的演說家那麼帶着熱情說：

「我們無權躲開省委，躲開我們的自身，爲了寒冬正在迫近，我們的食品和服裝的貯藏正漸漸用完，和我們早已缺乏煙草的緣故。我們也知道，一羣野蠻的、狡猾的、殘忍的敵人正在追逐我們，已經把森林包圍了。現在他們選拔了一千五百人來攻擊我們的各支隊。明天他們可能對我們投擲四五千來作戰。好，我們爲這件事驕傲！每一個游擊隊員抵

得十個法西斯匪徒！而我們在這裏，敵人的陣線背後，把他們的兵力向我們方面牽制得愈多，他們在前線的兵力便會得愈少。勇敢，勇敢，再勇敢——那就是向我們所要求的一切，同志們！游擊隊員們——人民的復仇者——蔑視死亡吧。我們突擊的勇敢將與日俱增。幾十列敵人的火車將被顛覆，他的參謀司令部將飛進天空裏去……」

「要那樣就需要炸藥了，」有人低聲說。

我對尼古拉·尼吉蒂區提出了幾個問題：爲什麼支隊要從古林諾移動？省委在做些什麼？交通和情報勤務的效率如何？各區的情況怎樣？

答案並沒有使我很高興。支隊的移動有十分正當的理由：這裏的森林比較茂密一些，因此也比較容易躲開德軍。並且移動的祇有支隊的一部分。騎兵隊仍在原處。它現在也不過名義上是一個騎兵隊而已。同志們對保存馬匹覺得危險，因此把大部分馬匹移交給在那些地區經過的蘇維埃軍隊了。

「一個步行的人要是他不得不躲藏的話，可以躲在一棵矮樹背後，但是一個騎兵在老遠的地方就被發現了。」

還有一件不愉快的消息：似乎有一部分士兵已經跟着紅軍去了。這件事自然引起相

當的惶惑。走掉的士兵們曾說過：游擊隊不會長久堅持下去的，因為德軍有物資，他們有砲隊，他們組織得比較嚴密……

通信工作的情况很壞。無線電台埋在列濱基支隊的倉庫裏，現在沒有誰能找到它，因為無線電報務員已經落入德軍的手裏了。

「我們還保有幾處食品倉庫，」波布特倫科說。「關於給養方面還沒有什麼怨言。我們也還有武器。但是通信工作並不高明。我們收聽戰報，無非是聽得不要聽的音樂罷了，但我們和軍隊或者和蘇維埃祖國前線並沒有任何聯絡。我們派過九組人出去——大約七十個我們的最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担負着越過前線而去聯絡軍隊的司令官的任務。到現在還沒有結果。我們知道各組裏已有兩組落進德軍之手。我們和本區各支隊及其他支隊都在不斷的接觸中：騎馬的和步行的傳令兵。在我們的這幾處森林裏有四個支隊：雷門塔羅夫卡、克霍爾梅、披利尤勃和科西可夫卡。

「省委在幹些什麼？它的全體委員完全忙着支隊的職務：雅里蒙科當了政治委員，卡濟倫諾夫是後勤經理，我担任司令……牢記在心上，本省的老百姓還不知道我們在哪裏。即使是共產黨員也並不全體知道。我們能夠從這裏指導全省嗎，特別是用現在這樣

的通信工具？我們能夠對全體共產黨員、全體共青团員、全體我們的蘇維埃成年男女，擴展我們的影響嗎？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這方面努力呢？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若以我自己來說，『波布特命科作結說：「我是懷疑的。」』

那是顯然的，尼古拉·尼古蒂區對於把黨和軍事的——即游擊戰的——工作混合起來的可能性，沒有很大的信心。

「我們的基本任務，」他說，「是從這裏，從敵人戰線的後方，支援紅軍。我們必須在各公路上每天困擾法西斯匪軍，爆破火車和鐵道橋樑。用輕裝的、機動的小隊進行襲擊，然後設法隱蔽起來。我們不能用大部隊作戰，我們不能把自己釘住在一個地方……」

從他講話的神態上看來，似乎他時時不能確信自己是對的。他似乎不單想說服我和全體地下省委委員們，並且還想說服他自己。

值班人員興奮地突然衝進司令部地下室。

「請許可我，司令員同志。偵察兵報告，德軍部隊正由諾夫戈洛德——西維爾斯克方面向克霍爾梅移動。有機械化部隊，也有騎兵……」

波布特命科把會議延期再開。我覺得他是帶着欣喜來宣佈的。他召喚各指揮員，命

令他們把支隊裏的全體精銳的士兵排隊。把偵察兵放在縱隊的先頭，他騎上馬去，發出口令道：

「齊步走，跑步！」

在那天到達的我們這一批人沒有出去參加作戰；我們決定在旅行之後休息一下，並且洗一次熱水浴。留在營地裏的全體大約只有三十五個人。要是在那時候希特勒匪幫想到來襲擊我們的話，我們一定糟糕透了！

洗過澡並且休息了一下之後，我決定巡視營地。它祇有五個地下室：司令部、三處宿所和一處醫院。作爲第六處的地穴正在挖掘。在那裏將要建立一所印刷廠，印發報紙和傳單。

地下室的屋頂僅僅是可以看得出的幾個土墩。它們已經用草泥蓋好，有些甚至已經在它們上面種好小灌木。把一輛載客汽車一半埋在地下，用樹枝偽裝着。從空中不容易辨得出游擊隊的所在地。

然而在地面上，要發現它們或者突進營地裏來，卻沒有什麼特別困難。三個步哨在距離地下室一百公尺到一百五十公尺的半徑上站崗，他們並沒有偽裝自己或者隱蔽在散兵

坑裏。

兩個木工正在做印刷機用的底架。我開始和他們攀談。接着又有幾個游擊隊員走攏過來，我從他們告訴我的種種看來，支隊裏的事情進行得絕不十分順利。

士兵們都不滿意。對什麼不滿意呢？他們自己一時也說不清楚。他們喜歡波布特命科，他們對其他高級同志們也都有充分的信心。但是他們對於參謀長古士納乍夫卻憤憤不平：他飲酒無度，粗暴的對待游擊隊員們，而且最惡劣的便是一無所長。

他們帶着欽佩來談波布特命科：他是一個勇敢的、敏感的和聰明的司令員。確實的，有時他小題大做，是魯莽的。但他是公正的，並且也是和愛而慫慫的。對於敵人，他像任何人能夠希望的那樣採取攻勢，然而——

它使我費了好大時光來體會那安放在這個不可捉摸的「然而」的後面的意思。

士兵們告訴我關於當支隊從古林諾移動到新根據地來的時候發生的一樁意外事件。在路上原已決定撲滅康卡村的村長，這村長是個賣國賊。然而他跑掉了，游擊隊員們沒有能夠抓住他。他們在他的小屋裏找到了德軍留下來叫他看管的一百副馬鞍。這些馬鞍原可以帶走的——它們在支隊裏會有用處——但它們被燒燬了，不是出於惡作劇便是爲了

村長的脫逃而沮喪的緣故。

「爲什麼毫無目的地破壞東西呢？要是我們真正不能把它們帶走，那又自當別論了……費道羅夫同志，我們就這樣下去一直沒有騎兵嗎？作那不出色的戰鬥嗎？在這裏竄出來炸壞一輛機器腳踏車，在那裏殺死一個德國兵，並且爲了偷偷地藥殺了一條軍用犬而舉杯相慶：『噯呀，多麼好勇鬥狠的游擊隊員啊！』」

這是一個冷靜的、大約四十歲年紀的、帶着小鬍子的人說的。他正在構築土坑。把他的鐵鍬插在泥土裏，在褲子上抹了抹他的手，接着說道：

「請你仔細看一下我們是怎樣在生活的，費道羅夫同志，我們是怎樣在作戰的，以及我們在等待着什麼。我們將要吃光埋在倉庫裏的東西。我們甚至把麵粉用牛車運到鄰村去。那裏的婦女願意隨時極高興的把我們的麵粉替我們烘製麵包、餅乾和麵餅。好，吃光了我們的麵粉又怎樣辦呢？是不是我們要去向婦女們求化呢？」

「你所謂吃光是什麼意思？」炊事兵的一員，一個外貌愉快的婦人，揮一揮手插進來說道。「他們說，有的是。你，古士密區，你料想還得作戰多久？」

「要是我們像現在這樣作戰下去，還會有食糧剩下來呢。不過問題是——留給誰？」

據我看來是留給德軍，或者是那些匈牙利人。他們也許是蠢材，但他們不會容忍我們太久的。他們首先會幹掉巴拉貝，然後是柯西克，然後不等你知道，他們會捉住了我們。祇要看一下那些征討的軍隊已經開來了多少！有一團人已經到了波戈列察。」

從營地的各處又走來了幾個人，也參加了會談。這些問題使大家都感到煩惱。

「還談什麼麵粉和鹹肉？且看一下我們是怎樣作戰吧！例如說吧，現在他們到什麼地方去，那有什麼意思呢？祇要他們能好好看看那些在公路上的德國兵，也就算是他們的運氣了。可能他們也會放幾發槍彈。卻恐怕也無濟於事。不過是一次旅行而已！」一個兩臂都受了傷的機關槍手脫口說。『偵察兵報告德軍在奧洛夫卡。但在那在十五公里以外。步行到那裏，全程跑步，況且還帶着滿滿的背囊和一枝輕機槍。來回得三十公里，再加上迂迴和小路就得四十公里了。而戰果是打死三個德國兵。』

「不過這一切還不是主要的事情，」古士密區喃喃地說。

「那麼，是什麼呢？」

「你所謂什麼是什麼意思呢？」他驚奇地說。『誰都知道主要的事情是堅持下去。紅軍會鬥倒他們的，然後我們再跟着幹。紅軍從前線，我們從後方。那時你看我們打吧！』

我們要保養我們的實力。那就是重要的事情！」

「你想保養實力多久呀？」

「很難說得上多久，但無論如何大約總得三四個月。我們應該準備充足的食糧。假如我們食糧寬餘，把它定額分配好，我們就可以堅持下去了。」

我打斷了這位發言人的話。「慢着，同志。你計算能作戰多久？三個月？你們的意見怎樣？」我又問其他的人們。

其他的人們似乎也指望戰事不會太長久。

祇有一個人說要八個月。其他的人們都發聲噓他，並且叫他做傻瓜。

坦白地說來，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戰爭會繼續得更長久。

我熟思過我會聽到的一切，評定波布特命科的報告的開頭部分和回想起埃欽雅支隊留下的印象以後，我看到主要的困難恰恰就在「堅持」這兩個字上。

人們顯然也正在開始瞭解，所有分散的小股就連堅持也都是不可能的；少數的、零散的、無計劃的襲擊戰術是危險的戰術。

像是就爲了確證這種意見，波布特命科將近天亮時兩手空空地回來了。

「德軍騎馬而我們是步行的，」混身汗濕而四肢無力的士兵們不耐煩地說。「我們怎麼能追擊他們呢？」

自然，這次作戰失敗了，因為計劃得不夠周密。波布特命科本人對結果也不滿意；但他不願說那麼多的話來承認它。他喝了杯酒來鎮定他的恢心，然後伸張着四肢躺在我旁邊，說是他要睡覺了。

「啊，亞力賽·費道羅維奇，」他不多一會之後帶着勉強的笑聲說。「我原想喝一杯酒便會把我送入睡鄉的。但是並不——甚至酒也不中用……我們在什麼地方犯了錯誤，亞力賽·費道羅維奇。有些事情應該改變才對。」

我坦白地對他說，我認為支隊司令部直到現在所採取的方針還是不正確的。兵力必得集結起來，不容分散。如果各自為謀，人不知鬼不覺我們就會被擊破的。一個游擊大隊能夠實行有力的戰鬥，摧毀敵方的衛戍部隊，能夠攻擊德國法西斯匪徒，而不是單純自衛的抵抗。

起初我們溫和地說着，以求不致於吵醒我們的同志們。但是題目非常有趣，以致我們竟不知不覺地提高了我們的聲音，而我們立刻注意到躺在寢箱上的每一個人都正在聽着

我們。因為在這裏的全是省委委員，結果變成了一個早晨會議的自然的延續。

沒有點上一盞燈，也沒有起身，卡潑倫諾夫和諾維科夫，之後是但聶伯洛夫斯基（我們已選他補進省委的缺額）都發言了。

似乎有一種極嚴重的威脅降臨到我們。德軍和匈牙利人已經實際上包圍了我們的隊伍。那並不是他們已經構築好沒有缺口的防綫；但在半徑三十公里到四十公里以內，幾乎所有的區中心和村莊裏都有德軍的衛戍部隊了；在若干地點，敵人早已集中特種部隊來和游擊隊戰鬥。

最近的地點是波戈列察，大約相當於一個團的征討支隊，在幾天以前便到達那裏了。敵方的偵察兵已經開始偵察森林，每天跟披利尤勃支隊找麻煩。

「巴拉貝請求洛沙科夫的支援，」卡潑倫諾夫說，「但是他回答說，『這不關我們的事。你們自己去作戰就是。』而巴拉貝有多少人呢？祇有二十七個游擊隊員。」

過半數的同志都贊成把所有駐紮在雷門塔羅夫卡森林裏的各支隊通通合併在一起。波布特命科也贊成，並且如此決定以後，他沒有拖延時日——他不是那一種人。他下了牀，點上燈，寫好一道命令，叫各支隊的指揮員在早晨到司令部報到。